

張欽定勦平捻著方略卷二百六十三

文史哲學集成
文史哲學集成
文史哲學集成
文史哲學集成
文史哲學集成

十一月初六日辛酉李鴻章奏言十月二十一日

劉銘傳追賊至金鄉之羊山令劉盛藻等分路

抄擊賊悉奔逃張景春率馬隊追至戴義集賊

竄鉅野城南二十二日賊走鄆城之武安集張

樹珊馳抵葛店與劉銘傳合軍追至鉅野二十

丁巳年冬月
鑿金傳參與平吳巢捻戰役之探言

我軍追

(同治元年至同治七年)

500928

張延中著

劉銘傳參與平吳剿捻戰役之探討

(同治元年至同治七年)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文哲史學集成

154

劉銘傳參與平吳剿撫戰役之探討
(同治元年至同治七年)

著者：張延

出版社：文哲出版社

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〇七五五五號

發行所：文哲出版社

印刷者：文哲出版社

電話：三五一一〇二八

台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

郵撥〇五一二八八二二彭正雄帳戶

實價新台幣二〇〇元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十一月初版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羊 28. 20

序

舉凡研究太平天國的平定，無不歸功於曾國藩的編練湘軍，及李鴻章的建立淮軍等統率之功；而研究捻亂的平服，則無不歸功於曾國藩的策略允當，及李鴻章的征戰得力。但是往往都忽略了在淮軍中初露頭角，親身參加平吳、剿捻，實際在戰鬥中脫穎而出的淮軍名將——劉銘傳。

銘傳生於清代由盛轉衰之際，同治元年因鴻章召募淮勇而投入淮軍，得以僚屬之關係而追隨鴻章，並多次因作戰之關係而受國藩之節制。因此可以說，銘傳之品學受國藩之陶冶，而事業則出於鴻章之培植。經過平吳、剿捻的歷練與表現，得以出任台灣首任巡撫，而成爲光緒朝舉足輕重的人物。

銘傳爲一武將出身，一生轉戰南北，功業彪炳，然清史的有關記載均語焉不詳，翻閱史籍，尙無人將其在平吳、剿捻中的英勇戰功，做一單獨有系統之整理，基此一初衷，乃擬定撰寫本文之計劃。

本文研究範圍，在時間上，自同治元年銘傳加入淮軍起，中經平吳至同治七年西捻敉平止；在功業上，則以晚清兩大內亂——太平天國與捻亂之平定，在軍事作戰上做一探討。惟銘軍在諸戰役之中，很少有獨立作戰的表現機會，易言之，銘軍所參加的作戰均爲協同作戰。由於篇幅所限，無法將參戰各部隊的整個佈署都一一交代清楚，如果僅記述銘軍部份，又有只見樹、不見林的缺點，在斟酌考量

之下，謹以銘軍爲主體，以不影響戰局全貌爲割捨之依據，參以銘傳在此期間與曾、李之關係，及對晚清各項軍事作戰策略及戰績爲研究範圍。

本書共分爲六章，除結論部份外，其餘五章內容大要如下：

第一章「時代背景及其家世」。滿清爲中國幾千年帝制的終結，尤其至道咸之間，其內治之腐敗達於極度，內亂外患如排山倒海而來，晚清各地變亂紛起，八旗、綠營廢弛已極，別說抗拒外敵，即使維持地方治安也談不上，直到太平天國與捻亂興起，不得不鼓勵各地編訓團練，以輔助國防軍的不足，當此山窮水盡，無可再延喘之際，曾國藩挺身而出編練湘軍，擔負起與太平軍作戰的重任，才使清朝命脈得以延續。但咸豐末年，湘軍名將先後殂謝，後起將領又少有傑出者，在面臨衰退之時；而太平天國亦因天王的荒淫無道，諸王之間的殺伐頃軋，亦同時步上敗亡之途，此時正值銘傳由幼年步入青年之際。綜而言之，銘傳所處的時代，正是由閉關到開關的過渡時期，此一時代的最大特色是海運大開，帝國主義挾其船堅礮利，對華開始大肆侵略，中國處於風雨飄搖之中，其奮力掙扎之苦，可以想見。

第二章「投入淮軍參加平吳」。淮軍的成立，是基於湘軍的沒落，亦由於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戰起東南，上海情勢危急，地方守軍朝不保夕，滬上紳民涕泣乞師安慶，而湘軍又分兵乏力，國藩不得不另謀籌劃，建立新軍，淮軍即在此情況下應運而生。雖然平吳是滿清平定太平天國之役全程的一小部份，作戰範圍也僅侷限於上海及其附近地區，但由於上海對外商務的急速擴展，一變而爲中國對外

貿易的重心，帶動附近的蘇常嘉杭的財賦繁榮，而此一地區又鄰近太平天國的首都——天京（金陵），在地理與財源的雙重因素下，上海乃成爲雙方必爭之地。淮軍雖未直接與太平天國的主力作戰，但在保護餉源、包圍金陵、平覆太平天國的助力上却有極大的影響。對銘傳而言，更是關係其一生的發展，銘傳投入淮軍，率銘軍馳赴上海，不論在浦東地區的攻守，以及肅清長江下游的太平軍勢力，大小戰役均親身參加，衝鋒陷陣，所向無敵，奠定其在軍事上之地位，一生功勳，發輒於此。

第三章「剿撫前期的戰鬥」。太平天國平定後，捻亂起於黃淮地區，由初始的地方性匪亂，擴大爲與滿清政府相抗衡的武力，尤其同治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僧格林沁戰歿山東曹州，捻軍氣燄幾達高潮，清廷在緊急情況之下，再命曾國藩以欽差大臣的身份，赴山東督師，負剿撫重任，國藩乃再次起用銘傳擔任剿撫主力，受命後銘傳最先解雉河集之圍，將捻軍逐出老巢，使其成爲無根之流寇，建立首功。再尾追捻軍進入豫、魯、鄂各省作戰，銘軍在黃陂、烏官屯、龍塘集諸役，均有傑出的表現。

第四章「曾李興替期間的戰鬥」。曾國藩因督師經年，師老無功，請辭欽差，返回兩江總督本位，朝廷授命李鴻章接替。本章乃探討曾李易位，湘淮軍主導剿撫地位的移替期間，銘傳的卓越表現，在戰略方面提出防守賈魯河沙河的構想，更於河防失敗後，擔任游擊之師，多次給予東捻軍以致命的打擊，更在李鴻章倒守運防、進扼膠萊的圍堵戰中擔任主力，雖然東捻由戴廟搶渡運防而敗，但東捻戰力大受損傷，逐漸步入末途。本章第三節，尤其對頗受爭議的尹隆河戰役作一詳細的分析，以客觀的立場敍述銘傳在此戰役中的功過，來說明「成敗不足論英雄」的至理名言。

第五章「剿捻後期的戰鬥」。東捻軍雖突破圍防，但元氣大傷，銘、鼎兩軍尾追不懈，更造成銘軍在鄭城、松樹山、牟山諸大捷，任柱被迫逃向山東諸城，銘軍更乘勝追擊，任柱終於在贛榆被銘傳以反間計所擊斃，至此捻軍精良盡失，士氣低落，銘軍軍威大振。同治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清軍與捻軍在壽光境內的南北洋河與巨瀉河之間的一場決定性的戰鬥中，賴文光被清軍所擒，自此東捻全部蕩平。銘傳以直隸提督著加恩賞給三等輕車都尉世職，後銘傳因病返籍休養。直至次年，銘傳再奉命擔任平剿西捻的任務，參戰旬餘，張宗禹投河自盡，銘傳僅負攔截潰捻而收全功，但西捻平定朝廷仍授予一等男爵以資獎賞。

在結論部份，筆者除依其機運、才學、事功、見解做一簡略之總結外，尤其強調曾、李對銘傳之誇讚與賞識。甚至李鴻章肯定的指出，東捻之平定實銘傳一人之功；曾國藩亦稱其爲當代名將，其在軍事上的貢獻幾可與曾、李分庭抗禮，更增加本文在研究上之價值。當然文中亦不諱言的指出銘傳本人及銘軍的缺點，以證明他只是一個平凡的人，更是一個明知不可爲而爲之的人，堅持初衷終底於成，成名將，建偉業。

古之英雄豪傑，光耀史冊者，代有其人。然銘傳在中國近代史上，殊爲一傑出人物。尤以奠定台灣現代化之規模，志行殊爲前人所不及。正如黃大受先生在「台灣史綱」一書中所言：「追根溯源，是人類共同的天性；數典忘祖，是少數敗類的劣點。」依此論點，筆者著手蒐集銘傳之豐功偉績，置重點於平吳、剿捻時之傑出表現。在撰寫之過程中，由於清代的地方官吏，只有督撫才可直接上奏，

因此銘傳所留奏議，多爲治台後所留，對本文助益不大，而平吳、剿撫諸戰役，又缺乏直接史料傳世，更增加研究之困難，所以僅能從「曾文正公全集」、「李文忠公全集」等資料中去推敲引用。周世澄的「淮軍平撫記」，對銘傳的記載較多，然亦並非專爲銘傳而寫，但仍爲本文之重要參考資料。至於近人論述，雖數量不多，凡經苦心考據，見解精闢之著作，亦多徵引。

本文撰寫期間，承蒙系內多位老師悉心指導，啟發良多，獲益匪淺，謹此致萬分感激。惟筆者學識謗陋，資料之蒐集、整理、考訂，雖已戮力以赴，且偏限於參考文獻之不足，本文具有種種缺失，自在意料之中，舛誤不當之處，尚祈先進不吝指正是幸。

張延中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十月
謹識於鳳山

劉銘傳參與平吳剿捻戰役之探討

序 圖片一 劉銘傳像
圖片二 劉銘傳使裝像
圖片三 劉銘傳墨蹟
圖片四 曾國藩像
圖片五 李鴻章像

序

第一章 時代背景及其家世

- | | |
|---------------|----|
| 第一章 時代背景及其家世 | 一 |
| 第一節 政治腐敗災禍蠭起 | 一 |
| 第二節 軍事廢弛內憂外患 | 八 |
| 第三節 太平軍與湘軍的沒落 | 二五 |
| 第四節 銘傳的家世與出身 | 一八 |

第二章 投入淮軍參加平吳

三五

第一節 上海情勢的危急

三五

第二節 隨淮軍東下援滬

四一

第三節 浦東地區的攻守

四九

第四節 長江下游的擴張

六二

第三章 剿捻前期的戰鬥

八七

第一節 捏之興起及其發展

八七

第二節 捏之中衰及其擴大

九八

第三節 應國藩徵召入東剿捻

一〇八

第四節 豫魯鄂境內的流竄戰

一一九

第四章 曾李興替期間的戰鬥

一三五

第一節 倡防沙河賈魯河之議

一三五

第二節 東西捻分後的戰局

一四三

第三節 尹隆河戰役的功過

一五〇

第四節 倒守連防淮扼膠萊

一六〇

第五章 剿捻後期的戰鬥

一七九

第一節 從運防突破至任柱敗亡.....一七九

第二節 壽光大捷東捻肅清.....一八八

第三節 奉詔復出再平西捻.....一九五

第四節 捻亂殲滅後的檢討.....二〇五

第六章 結論.....二二九

參考書目.....二三七

附圖一 太平天國起事形勢圖

附圖二 淮軍平吳作戰地區略圖

附圖三 同治六年清軍對東捻的圍堵圖

附圖四 同治七年清軍對西捻的圍堵圖

第一章 時代背景及其家世

第一節 政治腐敗災禍蠭起

滿清以異族入主中原，錢穆先生稱之謂：「中國近代狹義的部族政權之再建。」（註一）由於滿清以異族自居，乃不得不採取高壓與懷柔的兩手策略。高壓乃是征服者最自然的表現；懷柔乃是安撫被征服者最有效的方法。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由於天下鼎定，國勢較強，聖祖（康熙）在位六十年，可算是清朝鼎盛至極的時代，而世宗（雍正）雖然刻薄，不如康熙的仁厚，但勵精圖治仍能繩武。但傳到高宗（乾隆），儘管號稱英明，然而好大喜功，開闢新疆，動帑三千餘萬，兩次金川用兵，費帑七千餘萬，又普免天下錢糧四次、普免七省漕糧二次、南巡六次、東巡七次、西巡五次，共計不下二萬萬兩。（註二）加上緬甸、安南諸役亦費帑不貲，國庫漸形空虛，種下了清朝盛極轉衰的主要原因。

再者，清朝爲便於其統治，對待漢人採高壓與懷柔的手段，更藉功名利祿誘惑士人，結果造成公卿以至庶人惟利是趨的社會風氣，士大夫公然言利，不以貪瀆爲恥，乃清朝政治上先天性的缺點。就

朝廷而言，賣官鬻爵制度乃開中國政治之奇聞，自清入關始，即開捐納之例。順治六年（一六四九）戶部奏軍旅繁興，歲入不給，議開監生吏典等捐納，康熙、雍正西北用兵也都藉捐納來補國用之不足，從此捐納名目更多。京內捐納的官，初不過中書閒曹，後來便上及主事員外等項；京外捐納的官，初不過有司下僚，後來便上及道府等項。於是有了「朝爲白丁，上一千七百兩，而暮則堂堂縣令矣。再上一千兩而先用矣。再上一千兩而卽用矣。通計不過三千七百兩，卽授一小縣，而烟火萬家司其政令，光榮極矣！」更有「朝而白身，暮以五千兩而黃堂矣！」（註三）知縣乃地方父母官，捐納均如此輕易，其他各項卽不言而知了。到了嘉慶、道光兩朝，國力益敝，捐納之事，更屢開特捐，川楚、土方、衝工、工賑、豫東諸例，相繼而起。軍需、河工、賑濟都多在這裏籌撥，此時清朝已將捐納當作一項正常的收入，靠這筆款項來度過財政上的難關。但仕途過濫，名器爲之敗壞，同治元年（一八六二）黎庶昌於「應詔陳言疏」中奏曰：

臣竊謂目前之積弊，未有如開捐之糜爛者，士不必讀書而躋大位，民不必耕種而服美官，天下之人，見其取之至速且易，於是苟有蓄積者，輒思出此苟且至便之計。群趨衆鶩，如蠅蚋之集朽腐，溺而不返，不特無以抑生人僥倖之氣，養國家廉讓之風，而反令天下之人，以爲民爲恥，其患非淺鮮矣。（註四）

曾國藩在「簡練軍實以裕國用疏」中亦言：「宣宗成皇帝，每與臣下言及開捐之事，未嘗不咨嗟太息，憾宦途之濫雜，悔取財之非計也。」（註五）其次中央官吏貪瀆之事，亦屢見不鮮，乾隆四十

一年（一七七六）春，和珅以戶部侍郎在軍機處行走，四十五年（一七八〇）補授尚書，至仁宗嘉慶四年（一七九九）正月伏誅，用炳達二十餘年，所抄家產八萬萬兩之多，爲國家數年之歲收，貪瀆大行，政風劇變，養成內外官吏貪墨之風。遂有「和珅跌倒，嘉慶吃飽。」之謠。（註六）朝政既如此腐敗，地方上情況更益嚴重，那時官吏的污蹟，更是罄竹難書，如康熙年間，司財政者侵漁虧空之事各省皆有，大吏挪缺侵蝕，動輒千萬，督撫也串通作弊，州縣之攤賠，以公帑應之，朝廷勒限追補的功令，不過一紙虛文，而歸完的絕少，其新任者，上司逼受前任交盤，雖明知虧空，不得不受，又使得繼者輾轉效尤。

清代中葉以後，政風頽廢，吏治敗壞，鑽營倖進，粉飾敷衍，貪瀆中飽，已成爲全國性普遍的現象。況清朝以捐納鬻官，鼓勵合法貪污，以薄俸陋規，驅使必然貪污，因此中央以至地方文武官吏，無不以貪瀆爲其風尚。舉一例以言之：滿人福濟任安徽巡撫時，派馬叔平、楊昌齡統兵剿皖北匪，馬，山東人；楊，江蘇清河人，原先侍從福濟左右，因狀貌修偉，爲福濟所喜。但是二人心術太壞，爲表現軍功，竟然扣留難民養於軍營，私下串通難民，促其承認爲匪，並許其不死，然後每次剿匪後，縛獻與福濟。因此福濟大力拔擢，不到三年，二人由千總躋升提鎮。爾後，翁同書任皖撫，罷二人官職；二人傾家產二十餘萬兩，結交翁僚友、庖丁、僮僕、媼婢，因此衆人隨口稱頌，翁撫爲其所感，又奏請復其官職，直至二人戰敗爲捻所殺。（註七）地方州縣差役每遇百姓訴訟，即乘機索錢請票，上下分贓，所以當時官場視縣官職爲「肥缺」，有云：「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之譏。每當百

姓遇有訟事，只有任憑其魚肉壓榨，投告無門。

蔣伊在「甄捐納以恤人才疏」中曾言：

從來親民之官，莫切於縣令。縣令賢，則一邑被其澤。推而言之，天下之民困矣！捐納知縣原出於一時權宜之策，乃有先用，又有卽用，更有小京職之一途，以爲終南捷徑。揆其欲速之心，莫非取償之計。此輩欲望其毋侵漁百姓，豈可得乎？（註八）

王命岳在「懲貪議」中更說得更痛切，其言：

臣聞致理必在懲貪，懲貪莫先旌廉。今天下吏治方飭，而糾墨之章，日滿公車。議者謂小吏之不廉，大吏導之也。至大吏之不法，又誰導之？臣於是不能爲在內部臣諱也。蓋其一能鬻朝廷之爵，而使天下無廉吏，其一能賣朝廷之法，而使天下之貞良無所勸，污穢無所懲也。夫天下無廉吏，而又善者無所勸，惡者無所懲也；幾何不縱千百虎狼於天下，而盡吮天下之蒼生哉！

（註九）

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間，曾國藩也曾對當時政治腐敗之情形，有以下之描述：

大率以畏葸爲慎，以柔靡爲恭，京官之辦事通病有二：曰退縮、曰瑣屑；外官之辦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顛預。退縮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動輒請旨，不肯任咎是也。瑣屑者利析鎔銖，不顧大體，察及秋毫，不見與薪是也。敷衍者裝頭蓋面，但計目前，剜肉補瘡，不計明日是也。顛預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潰爛，章奏粉飾，而語無實際是也，有此四者，習俗相沿，但求苟安。

無過，不求振作有爲，將來一有艱鉅，國家必有乏才之患。（註一〇）

道光十四年（一八三四）四月初一，黃爵滋在「綜核名實疏」中論及當時官場通弊，亦言：州縣之官，……升補者工於謀缺，部選者急於調任，利己者進，利民者卻矣。今之司員人多缺少，其或希冀謀缺，事無可否，巧爲迎合，佞者進而誠者卻矣。或備公以濟私謀，應行不行，應駁不駁。上司明知其不安，亦不加之以指摘，同僚深識其非理，而姑自避其嫌怨，黠者進而正者却矣。或意見多所拘泥，或科條都不諳熟，一任奸胥滑吏，高下其手，昧者進而明者卻矣。又或閭冗廢事，一文之簡，一事之細，可延至數月不辦，惰者進而勤者退矣。又或衰庸懶惰，致令才壯向隅，無用者進而有用者退矣。……以今各部論之，有一事關會各數司者，有一事而關會數部者，有一事而關會各衙門者，若此方行而彼遽行，則道將何從？或此有始而彼無終，則弊更滋甚。名爲關會，而實則拆格，猶一手之不能舉，一足之不能行也。（註一一）

當時議者的話雖然這樣痛切，無不一一指出政治腐敗的垢病，但清朝生財無方，所以都不會有停止捐納的決心；在行政風氣上又無改革的魄力，也只有順其自然的任其敗壞下去。無怪乎柳诒徵先生言：「自乾隆中葉至道咸間，清代內治之腐敗，達于極度，雖無外患，亦不足以自保。……藉非漢族出死力以維之，清之亡久矣。」（註一二）

伴隨著清朝政治腐敗而來的則是人口激增的問題，康、雍、乾三朝過了一百多年安定承平的日子，加諸中國普遍早婚的觀念，另甘薯、玉米等雜糧之傳入中國，可普遍種植於土地貧瘠及丘陵之地，以